

Menghui

## 焚香祛疫，古老的消杀传统



孟晖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于故纸堆中发现时尚之美

到目前为止，我在“香圈”里的朋友大多都还没有“阳”，以致我想，古人一直坚信“焚香祛疫”，也许真有几分道理。

“香圈”，就是致力于复兴中国古典香文化的一群同道。和这些朋友一起活动的好处就是天天都能闻到好香、喝到好茶。上个月去莆田参加香文化产业大会，会后与四位朋友赴临海拜访另外一位同仁燕女史，顺便在临海玩了三天，无论是临海的古城，还是当地的湖光岚影，都让我们惊喜连连。只是那几天降温，冷到我们一群北方人裹上羽绒服还嗷嗷叫，最后一天下午我终于受寒感冒了，心理上非常紧张。

朋友们让我吃了一点对症的药，晚上回到酒店后，照例聚到顾老师的房间里，焚上沉香，丁香老师亲手选了两样她精心调制的香茶，大家一起品茗焚香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居然完全没有了受寒的感觉，一身轻松！

回想起来，到临海以后，大家曾经在燕女史的桐荫炉影

斋坐了一个下午，品鉴丁老师的几款香茶，又一起用香泥做香牌，玩得不亦乐乎。每天早饭前和晚上回到酒店后，还会习惯性地到顾老师房间里鉴香赏茶。我是觉得，这些雅致的活动无形中增强了我的免疫力，所以能一夜就摆脱受寒的困扰。

今天，在对抗疫情当中，“消杀”，即对各种场所进行消毒杀菌，是备受重视的一个环节。其实，中国古代同样重视“消杀”，只是传统不同，采用的具体方式不同，一直是采用焚香的方式给环境杀毒，中医还发展出了特制的香药，明清时称为“避瘟丹”。按照记载，很可能在汉代就已经形成了此般的环境消毒方式。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典、东晋葛洪的《肘后方》中，则明确记载了“太乙流金方”和“虎头杀鬼方”，医书还指导道，人们应该随身携带按照那两个方子制出的成品，遇到不干净的环境，

马上取出适量焚烧，同时，家中也要常备那两样药品，或一月一次，或半月一次，定期在庭院中焚烧，用以净化环境。如果遇上疫情，那当然更是要拿出来择处焚烧，来保护平安。

神奇的是，古老的太乙流金方一直流传下来，清代有一款避瘟丹即是太乙流金方加以简化，把雄黄、鬼箭羽、丹参、赤小豆四样都碾成粉，用蜂蜜合成梧桐子大小的圆丸，使用时，一如焚香一样，在香炉内慢熬。实际上，传统的避瘟丹有多种配方，不管哪一种配方，成分大多并不昂贵，并且，中医还能依据使用者的财力，调配出“高配版”与“低配版”。例如有一款避瘟丹，其高配版的成分为乳香、苍术、细辛、甘松、川芎、降真香，成品无疑是讲究的合香丸，入炉熬炷，流香旖旎。可是，光绪年间，大疫流行，朝廷特意让太医院调和了一款低配版，是拿甘草、苍术、细辛、乳香各一两碾成粉，与熬烂的红枣肉揉在一起，然后捏成小圆

饼晾干。两宫皇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，把这个成本相对低廉的方子降谕给民间，再呼吁民间的仁人君子出钱出力照方做药，义务提供给乡里街坊，让大家在各处熏烧，由此阻断疫情。

香业同仁对往昔中国的避瘟传统很重视，目前纷纷在复制各种方子的避瘟丹。吴老师并且践行古风，主动在所住小区内四处焚熏他亲制的避瘟丹，据他讲，效果相当理想，他们小区的情况比其他地方好得多。在当代，人们普遍的态度是不相信古代熏香祛疫的功效，将之视为迷信行为。然而须知，到19世纪，中国人口一度达到人类的三分之一，那就足以说明，传统经验有效地保护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。因此，我们今天应该重视传统积累，响应香圈的努力，让复兴香文化与现实需要形成良性互动。

**这些雅致的活动无形中增强了我的免疫力，所以能一夜就摆脱受寒的困扰。**